文品芾函

文家有選濾有讀法選濾目力勝讀法識力勝目力玄精識力玄廣亦玄精昔任公子爲大鉤巨緇蹲會稽垂竿東海一舉而

聯六鰲夫六鰲者分奠四極而東海一竿乃足以聯之精于釣者也彼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者難乎得六鰲矣故討究于古文中者亦如此孫武云兵貴精

不貴多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
萬無敵矣精之謂乎狄武襄軍
夜破崑崙只三百甲卒耳韓忠
武敗金人于大儀鎮劍士千人
楊沂中破劉猊于藕塘僅百餘

人精也此選瀘也然有讀法焉善讀則國策諸史子長文之爲史記袁悅齋之爲要書李文叔名之爲至寶不善讀之則如曾子固所云禁之戒之放絕之幾

乎混檮杌春秋而一之矣申韓之語不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濃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王道而房僕射究心而手詎之精乎此者方可以讀古

文辭刻文函史氏陳仁錫題

文品芾函目録卷之一

周禮

考工記

檀弓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孔子夢奠两楹

有若之言似夫子

晉公子重耳辭位

陳太宰嚭論師有名

杜蕢揚觶

柳莊諫班邑從者

獻公禭柳莊

公肩假止機封

蕢尚不知禮

孔子論苛政

周豐不見魯公

齋饑者苦節

晉獻文子成室

子罕哭介夫
孔子不責原壤
趙文子知人
縣子諫暴巫尫
屈原
涉江辭
失名氏
楚相孫叔敖碑
賈誼

過秦論上
楊惲
報孫會宗書
楊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崔寔
政論

班孟堅
典引
王充
答詰
諸葛亮
黃牛廟記
關羽
謝曹孟德
江淹

詣建平王上書
曹植
與吳質書
夏侯湛
東方朔畫像賛序
趙至
與嵇蕃書
劉伶
酒德頌

王羲之
蘭亭序
劉峻
廣絶交論
陶淵明
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傳
孔德璋
北山移文

王融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李華
弔古戰場文
政事堂記
楊植
許由廟碣
王勃
滕王閣序并詩

駱賓王
上司列太常伯啟
上梁明府啟
冒雨尋菊序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與程將軍書
李太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與韓荊州書

文品芾函目録卷之二

韓文公

雜說下
進學解
諍臣論
念九日後上宰相書
為人求薦書
荅李秀才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陳商書
送董邵南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王含秀才序
贈崔復州序
送許郢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序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送楊少尹序
獨孤申叔哀辭
祭十二郎文
柳子厚墓誌銘

柳柳州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子厚
種樹郭橐駝傳
柳柳州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送辛殆庶遊南鄭序
柳子厚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新堂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柳州
與韓愈論史書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宗元
祭呂衡州温文
白樂天

草堂記
泠泉亭記
劉蛻
梓州兜率寺文塚銘
孫樵
書褒城驛屋壁
李太伯
袁州州學記
陳希夷

睡荅金勵
王元之
黄州竹樓記
待漏院記
范文正公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錢公輔
義田記

司馬光
獨樂園記
諫院題名記
歐陽脩
朋黨論
縱囚論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豐樂亭記

歐陽公

真州東園記

文品芾函目録卷之三

歐陽公

讀李翺文

上范司諫書

祭石曼卿文

附東坡祭歐陽公文

李文叔

書洛陽名園記後

曾子固

擬峴臺記

陳師道

秦少游字序

王荊公

讀孟嘗君傳

蘇老泉

春秋論

諫論上
心術
御將
管仲論
高祖論
六國論
上田樞密書
蘇洵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張益州畫像記
蘇老泉
木假山記
蘇東坡
秦始皇扶蘇論
伊尹論
荀卿論
留侯論
范增論

鼂錯論
怪石供
觀棊
大悲閣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超然臺記
喜雨亭記
石鐘山記
表忠觀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三槐堂銘
徐州蓮華漏銘
龍尾石月硯銘
文與可琴銘
黃庭堅
蘇子瞻像贊
佛印
寄蘇子瞻書

蘇東坡
二蹟圖賛
王定國真賛
参寥子真賛
岳飛
謝講和赦表
胡澹菴
上高宗封事
文天祥

慧和尚說
正氣歌
謝枋得
却聘書
吴古梅
黄山紀遊
葛長庚
雲錦閣記
陳緑雲先生之像賛

贊僊亭序

詩苐函目錄畢

弇州曰考工聖於文者乎其敘文若化工之肖物又曰記文繁而與非漢武以後人語

若直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等語豈不簡便必提頭然後分解則文溜疊有照應

文品芾函卷之一

長州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考工記 不宜入史又不宜入子只好隷文函

周禮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察五材曲直及陰陽向背形勢以飭五材金木皮玉工以辨民器辨具也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

看四句蓋時之謬也下乃分解

十二句用十二也字文氣矯健前無古人

世守之便是尋常語只倒一字曰守之世事頭意緒多少包函

婦功。

粵無鎛。音博田器燕無函。鎧也秦無廬。戈矛之柄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謂人人皆能作是器無專土也故曰無鎛下放此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音盧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

末段地氣材美工巧須看後二段解釋

三句換三法多少曲折多以意殊

此解地氣

此解材美

此解天時

此解工巧

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為枳（斥鹵之地不能生植），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音墳）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酷暑時）；石有時以泐（音勒，解散也）；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音釋），此天時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

段百工儘奇猛
今人無此力味

摩之工五摶(拍也)埴(占黍土)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同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音運)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音荒)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瓬(音倣)

考工記遠矣、殆邃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其文曲折、奇而法、富而鏗、辭薄商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斤斧、以反為直、大巧若拙、後之作者、遼乎其不相及矣、是何故、凡辭之近人者、非其至也、

申生之賢与扶
蘇同晋若嗣申
生必無諸公子
爭立之禍亦若
不殺扶蘇必無
胡亥亡秦之慘
只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一語便
是人杰引於死
而不辨亦是節
士
讀之至今猶有

晋献公殺世子申生 非史非子用入文函尊經也 檀弓

晋献公将殺其世子申生 事見左傳僖公四年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明其譖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 曰然則盍行乎 勸其出奔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人心知有父則不納我故不可行 使人辭於狐突 與之永訣 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 狐突為申生傅故稱伯氏前此伐臯落氏窮嘗勸申生使行故以不聽其言謝之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少 驪姬子奚齊少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 狐突自臯落氏後懼而稱疾不出 伯氏苟出而

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勉孤突為國而出忠其父再拜稽首乃卒。自經而死

是以為恭世子也。但能恭父命不足為孝

按左傳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七句不及此君安驪姬十一字辭簡而有包括妙在安字傷字傳又謂君實不察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不如此君謂我三句精明按申生有罪六句見孝子忠臣之用心雖無罪而死愛君愛國仁矣哉又謂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此二句可憐想孤突在當時有才智有德望可以扶顛持危故申生忍死以勉其出此一句言語不多情義懇惻

馬驚至授綏四句十字包括幾多事

末之卜也四字責之簡而嚴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此十字包括幾多意馬之驚軍之敗縣卜之無罪而死予此而明

魯莊公誅責父　檀弓

魯莊及宋人戰于乘丘。魯地縣責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右車右勇士也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前車已敗故佐車授之綏使登貳車公曰。末之卜也。卜國微末無勇縣責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子愧焉遂赴鬬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軍罷浴馬始知流矢在白肉股裡肉向非馬身有白也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士爵卑雖不應誅莊公以義起遂哀二子赴敵之功而誅之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革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華而睆二句童子言之曾子復中言之記事者詳書之便朴聽可喜今人必曰童子云云曾子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便覺無味

按曾子垂沒之言猶可為天下後世法常以論語啟手啟足之章參觀可見曾子之弘毅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睆刮節目也簀床笫也童子知禮以曾子未嘗為大夫不當卧大夫之簀故不直言只嘆美此簀之華子春曰止以病不可動故使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欷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童子又言曾子曰然識其意故然之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以已病故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起身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苟容取安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共扶曾子而易簀反席未安而沒

按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加大夫二字隱然諷諫古之人皆學詩凡出言有風人之意詞不迫切意已獨至

翟大經曰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礼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斯与吾將安仰吾將安放稱點足文字更順

按孔子生於周季而其先乃微子之後故稱殷人

孔子夢奠兩楹

檀弓

孔子蚤作。起也 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寬縱自適之貌 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為衆木所仰亦猶哲人為衆人所望而放效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猶在東階以為主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猶在西階以為賓客 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

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以殷人享殷礼故知將死自今观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蓋寢疾七日而沒。

按史記檃栝壇弓云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此段文字亦古樸可愛予殆殷人也着一殆字尤勝檀弓

喪欲速貧二句大綱后面歷〻相照既曰非君子之言又曰有為言之又曰為桓司馬言之為敬叔言之後括之曰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却又轉一子何以知之一句生議論以前增許多光彩二為血脈自相照應

有若之言似夫子

檀弓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喪失位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與當作於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魯孟僖子子南宮閱嘗失位去魯得反必載寶而

南宮敬叔反一反字包括多必寶而朝包括又多

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知孔子為司空司寇上小司空司寇也

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定九年孔子年五十中都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命二子觀楚可仕與否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按孔子定公十年為司寇十四年去魯至如蔡及葉在往來陳衛累年之後或云哀公六年孔子云楚昭王知天道是時在荊然爾去失司寇之年遠矣恐此記妄

按秦穆未必非常試重耳看他力量如何及聞重耳云云乃知其必返國

時秦穆公使公子縶弔之客即公子縶也

晉公子重耳辭位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驪姬譖殺諸公子時重耳奔在翟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常在生死交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喪謂失位奔亡時亦不可失也。時謂取國機會孺子其圖之。勉其奔喪反國以圖襲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仁親愛親也若利父死而爭國則非愛親天下誰能為己解說者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致君之憂慮我父死之謂何。

按子顯公子縶之字鄭氏云當为謚仁夫謂仁哉共丈夫也

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求位之志君義謂惠弔之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喪礼先稽顙而後拜謂之成拜今稽顙自為父哀痛不拜者不受穆公勸故不拜其恩）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無反國之意是遠利）

按舅犯知義文公中禮秦穆識善自首至起而不私與國語所載同但舅犯之言少異國語曰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云云

按左傳定公四年吳闔廬入楚使召陳懷公懷公不至及哀公元年夫差勝越乃修先君之怨遂侵陳

謝枋得曰又矜而赦之師与為一句蓋赦之句絶非

陳太宰嚭論師有名　檀弓

吳侵陳。魯哀元年 斬祀殺厲。伐祠祀之木殺疫病之人 師還出竟。境字 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指大宰嚭多能言 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老人頭半白黑者 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殺厲之師與。獨言殺厲者重人也 曰。反爾地。歸爾子。子謂所俘民 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名者乎言必得善名也

杜蕢揚觶　檀弓

總提綱在此下方分解

解所以飲曠之意

解所以飲調之意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卒。未葬。平公晉侯名彪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樂初作而金奏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三酌皆罰爵降趨而出。不言而出以發平公之問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三爵必有開發吾意故不言而待汝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死二日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大臣死閔國家尤重故曰為子卯也大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罰其不告之罪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褻近之臣貪於一飲

解所以自飲之意
揚解舉爵於君也礼揚作媵送也畢獻賓与君畢也特舉一爵曰杜舉自此始

一食而忘君遠禮之疾故罰之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與知防君過失之事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盥而後舉觶致潔敬也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聞義而服欲為後世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言杜所舉之觶

按大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杜蕢深明此義故以飲曠與調最後自飲一節以越分自罰意義尤深

按左傳與此篇同而此篇之文為勝左傳云荀盈卒未

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
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
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
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
物。物有其容。令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請謚于君而曰易其名妙

不先貞惠文子乃先惠而後貞望民也

謚公叔文子　檀弓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喪期有時限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為謚以待之而呼其謚君曰。靈公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魯昭十二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尊卑之差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按左傳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史鰌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史鰌曰無害子能執臣禮

猶免於難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惡公孫戍富
戍奔魯薛應旂曰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以其
能升僎也受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據左傳獻公反國大夫逆于境者執其手而与之言逆於道者自車而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既又使人讓大叔文子則自入國之初而驕心已生宜其如晉而為晉之所執而囚也衛衎弒逆之人必不能親賢如此特詐以飾其逐大叔文子之

柳莊諫班邑從者

檀弓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復歸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欲賞從者以俱居者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靮判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禭柳莊

檀弓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疾必告。時柳莊家先來告疾公語以若疾革雖當祭獻之時必來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及莊史公方与尸為祀未畢故請於尸而來禭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

緋耳

好句法

公輸若匠師般者之族也

一說則豈不滑

死。請往。請尸之言止此不釋服而往。行急遂以襚之。衣衾曰襚遂即以所服祭服為襚也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裘縣潘二邑名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公肩假止機封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下棺於椁般請以機封。般若之族也欲自出巧為機関以下棺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故事當遵公室視豐碑。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左右樹之穿中為空于空間着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空以紼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負紼末頭听鼓聲以漸卻行而下棺也此本天子之制而衆公室視之三家視桓楹。諸侯大夫斵之不似碑形上如大楹即碑也桓亭郵表也亭郵所立表即今橋旁表

檀弓

以為句以已通用言以人母嘗已巧豈不可以已也其母之母作無字言無以嘗巧則將病乎謂不然也又噫而傷嘆衆乃止義亦通

按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杞梁戰死於莒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城為之傾而隅為之崩及殺喪畢遂赴淄

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柱謂船之桓也此諸侯之制而三家視之皆謂其人用此也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言欲以人母嘗巧豈不可以已母嘗巧乎倘不嘗巧則病乎言訖而又嘆之弗果從。

蕢尚不知禮　檀弓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襄三十二年齊襲莒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

川而死薛方山曰賢哉杞梁妻乇偉丈夫之忠貞不是過

按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註疏皆作子貢以家語証之子貢是也建諸本誤

有關係議論故錄不然檀文尚文

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辭不受也。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孔子論苛政　檀弓

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此等議論箴規時政皆痛切之言柳子厚捕蛇者說蓋本諸此

嘗讀蘇長公小品云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栢雜花叢

生滿庭衆鳥巢其上先夫人武湯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之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貍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皆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用禽摯辟尊就卑下賢也周豊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礼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周豊不見魯公

魯人有周豊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盖不為臣不見又不敢當君之臨見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未立法要人敬信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毁臧無後之地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民必解散

齋饑者苦節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不欲見人)輯屨(力憊不能屨)貿貿然來(目不明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閔而呼之使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細故也謂嗟我之言雖不敬然非大故若謝焉則可食矣)

不食黔敖嗟來之食曾子以為微余謂此即羞惡之良心世間不可無此人者也故曰餓死之事小失節之事大婦人有之丈夫亦然

按晉獻文子成室一說文子作室成晉君賀之曰獻也胡氏則白恐趙武謚獻文耳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當考

按周李墓大夫云合國民族葬謂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同在一處也稽首謝過受諫北面在堂私也

孔氏曰子罕以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禮往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祭祀奏樂）哭於斯，（居喪）聚國族於斯。（燕聚國賓及宗族三言於斯若言於此至足勿更為也蓋微諷其奢）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文子覺其諷已故言若得保此宅為此三事是免於刑戮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頌美事而祝福禱祈福而免禍善頌謂張老善禱謂文子）

子罕哭介夫　檀弓

陽門（宋國門名）之介夫死。（介夫甲士）司城子罕弔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改）

貴哭賤哀感民心故知不可伐微晉而已非秩晉不能伐天下桀不能伐也故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莫抗陘顏衆一人之瘠而西羌平子罕哭一介夫而晉不敢伐盖其忠实心有以服人心如此

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父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扶服致力之義救也剡微晉而已。非獨晉不能伐天下其孰能當之

哭一介夫尚足摧強晉之鋒剡禮一賢人君子其不係國之輕重也魏文侯欲相段干木日造館而請事爲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於乎世主視賢人君子反一介夫不若安望其為子罕之為也求如宋魏之不被兵難哉

按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其學蓋老氏之流託寄也叩木作音而歌故登木也椁才文采似貍之首夫子執斧斤如女手卷然柔弱以此辭說仲尼也其后子桑户死琴張孟之反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蓋時習使然哉彼直以生為附贅縣

孔子不責原壤

檀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修治也椁材木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然◎（言木椁之滑膩）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佯為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勿更為木椁）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親者以親道行之故者以故道行之不失吾待親故之道而已不必責其人）

趙文子知人

檀弓

趙文子（名武）與叔譽（叔向）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庇以死為決庇
績癰耳
并德專也植或
為待言并他事
為已有是專權
之事也剛而專
已宜其為狐射
姑所殺
武子士會也左
傳云夫子之家
事治則不忘身
言於晉國無隱
情則利君也謂
文子知人因其
慕武子而知之
也

誰與歸。設此言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晉襄公之傳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專權強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為狐射姑所殺有不得善終是無全身之智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與文公避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云要君以利是無愛君之仁我則隨武子乎。士會食邑于隨利其君不忘其身。智也謀其身不遺其友。仁也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身也退然如不勝衣。怯弱之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聲低而緩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賤職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廉潔之至

文子所慕止於士會所爭止於管庫之士知人亦不出晉國之外

按焚巫尫之事見魯僖公二十一年此則云穆公又彼云焚此則云暴或是二事或傳者異与

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与周官皇舞及巫同意

縣子諫暴巫尫　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音汪)而奚若。(尫者面向天暴之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句)毋乃不可與。(尫者同疾暴之虐也)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句)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言甚迂濶)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不滑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徙常市而為巷市也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喪然視旱如喪也)

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

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
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飢而不害左傳與檀弓欲焚巫尫則同而文辞
稍異備錄之

首敘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徘徊于湘江之上人固無有知之者

原楚人也而曰哀南夷莫吾知

涉江辭　　屈原

屈原楚懷王同姓也嫺于詞令王甚愛之為上官所忌因譖之于王王疎屈原既放而作離騷寫其忠臣愛國之志感時憂事之懷後人輯之得其九章涉江其一耳不忘宗國尤見于茲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奇服喻氣節也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長鋏劍也帶長鋏冠切雲所謂奇服也言握利器而乘高行也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衆美且備而世莫我知也吾方高馳而不顧。高馳謂危行也不顧即所謂家國非之而不顧也駕青虬兮駟白螭。虬螭神獸宜于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可信任也吾於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飡玉英。重華舜也言已想倚虞舜升清朝而食其祿也與天地兮比壽。與

是以陰邪謀害善良夷更變于夷矣

余心端直僻遠何傷有自信獨行非讒毀所能傷

「其不知所之之樂雖為

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南夷楚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臨風興歎也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乘舲舡余上沅兮齊吳榜普孟以擊汰。舲舡之有牖者吳榜吳之舲舡人也汰波也言已始之乘舲舡西上沅湘士卒約齊榜人而擊水波去朝堂而入湖澤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容與徐動貌淹留也回水回流也凝滯者若有戀也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枉渚辰陽皆地名言已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也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自解之辭也入漵浦余邅迴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漵水名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迷惑不知所之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冥冥

可哀但不肯變心從俗其生平特操与
[illegible]此三句[illegible]
結舉伍比皆以忠見戮何怨于今惟宗国之思終身莫解

晴貌後欲輕睫之獸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裸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桑扈隱士也解裳臝程以傚狄也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即雖不吾以之以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不聽賜劍自殺比干菹醢。紂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言哉將守正道而不疑但思念宗國惟心神錯亂以終其身而已

屈原離騷九章如天問等辭多不可解讀者不無憚其

迷深玄遠云讀此涉江一章多直致語不加潤飾且砥礪行誼不能變心以從俗眷戀宗國固將愁苦而終窮萬世下猶令人不能已已

起頭總三句頌語

埋兩頭蛇異行

為相異政且乘馬不別牝牡更異

楚相孫叔敖碑

失名氏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是縣謂立碑之所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寧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煞音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虵為。因埋掩其荆刑字。母曰若無憂為。其陰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聚字藏於山。殖物於藪。宜導川谷。波障源涼泉字。溉灌坟澤

楚俗好甲車數下令使閭里高其梱　楚莊王以幣輕更小為大數復之

創制奇故廷堅禹稷不能過

不貪奇故孫竹吳札不能比賸竭之方駕也

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被字九罭濟字之利。以懋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嚕瞻字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蠘蠘字豐年蓄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髙梱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伍舉即伍犨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克民。明天時盡地力。寔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滑百金。至於殘蠹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刑。形同徹御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曹公子臧孫竹吳札子

累古奇故立朝蕩意常墨々墨々循言汲々

此段亦見史記滑稽傳但文字無此蒼古

叙可為不可為千古独絕字々是憤世矯俗之談

罕之倫不能驂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為列姃（姬字）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

呂氏春秋云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〻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〻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其子貧甚優孟為言莊王〻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

若富廉吏常若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数行若投晋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来其子而加封爲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畱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絶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嗣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

按史記滑稽傳云優孟者故楚之長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

寢丘爲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絶云

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

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秦始終興亡之故盡在此篇

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

余觀誼所称致天下之士及尊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崤（山名）函（關名）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自此至之意為句）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欲盡取也）并吞八荒之心（與上句長短為偶）當是時商君佐之（秦人并吞之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與下句長短為偶）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合洮）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

賢重士之語致其人不過蘇秦杜赫之儔宜其不免于敗善乎荊公之言曰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安所称得士真名言哉

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

見秦自孝惠武也強了提強而

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公子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戰國策樓緩魯相秦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音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

不德所以過

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則吞二周非始皇事

以愚黔首晉到上廢先王之道以弱天下之民晉到上墮名城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鹵櫓也即書血流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任性命于獄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據殺豪俊。收天下之

發豪俊以為固嘗到上斬華為城而誰何嘗到上勁將勁弩此古人文法今人非惟不能道亦道不到

此言陳涉起事下歷言其人止所以訶秦耳

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鐘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瓦甕為牕繩樞以繩係戶樞）甿（氓字）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仲尼墨翟並言比証未聞道處）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自篇首至此直敘歷代之興亡且未有議論

反覆詰難在此一節

以此五段長短相兼文勢起伏六個也字相次而下可觀古人文法

攻言并天下以上事守言履先王之道以下事

天下雲集響應贏（擔）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銛利也鉤戟長鎩皆兵器）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一篇精神命脈全在此二句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論秦之過有三篇然惟此篇筆力雄勁文勢奔騰通篇只敘秦前後興亡事蹟直至末端跳起天下非小弱也一段來立議以斷之而尾處只斷一語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此法高絶所以稱西京文人之首自孝公據崤函說起至吞二周亡諸侯詳言攻之事自履至尊說起至自以為關中之固詳言守之事而末以攻守之勢異一句斷之文字最高妙第所言攻尚譎詐而守尚仁義分攻守為二道可見賈生之論未當

按惲之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称此書文氣全學外祖

惲楊敞弟太史外孫宣帝雖刻深取禍亦有自

楊惲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督視也）殷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惟思也猥曲也）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惲既知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又曰縣官不足為盡力何自相矛楯耶

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故云有時而既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公上充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缶瓦器秦人擊

按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嗚〻快耳者真秦声也是闈中舊有此曲
凌稚隆曰自過已大矣至此言躬耕自遣自惲幸有餘祿以下又言糴販自資皆造為遁世之詞以寓譏當世

之以鄭歌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廷皆諂諛也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言逐衆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

按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母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数百萬死皆予惲惲尽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軽財好義如此云方羅賎販貴逐什一之利乃賈豎之事汙辱之處非其實也特借此以譏會宗耳

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制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懍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懍然高遠意槩度量也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與我言也

文勢逸宕其慷慨悲歌激昂蓋有司馬大史公之遺風為第恨其語不平氣象全無恬淡其隱之樂亦無含容自適之情所以卒自取咎

未亂未戰一篇大旨蓋謂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復勝則不足貴也[illegible]一漢與匈奴從此隙字又一篇綱領以下總明所以致隙之故單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妙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

子為漢家患蓋犂然指掌矣

不可使隙者一

不可使隙者二

不可使隙者三

十萬餘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之（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隧

況單于之面乎与然而未肯称臣句皆寓意深遠盖謂當時不能得其面而稱臣決不可非而弗納也

不可使隙者五

悠揚数語精采百倍是叙事而雜以議論之体得史迁家法

音地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乃大典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中地名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盧山匈奴中山

未可使隙者六

不可使隙者七

何者以下正申明其難服而不可使隙以兩條戰守之計總上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附屬也惡威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

大漢鎮延

…二夷以形比

虜之難制

未易可輕句与上不可使隙句照看

方說入時事

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種也藉蕩姊之場藉猶蹈也蕩姊羌屬也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刈絶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奈何距以來厭之辭。既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歎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言單于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為能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

奈何以下正漢与匈奴有隙处辞極痛切

夫明者一轉拕出一篇之意而應之無形無声即篇首未乱未戰之意所謂未然也

此雄為漢陳利害之策蒙恬樊噲五句一〻与上數段相反乃先於未然之所以為利

首尾呼應

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甚哉處夷狄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失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是故公卿所言與雄不同姑以宣帝甘露之賜觀之金珠車馬之費勿論也當是時錦綉綺縠雜帛至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三萬匹絮止八千斤至建平則加至三萬斤又加賜衣三百襲哀帝之事力不如宣帝費則四倍於宣帝雖獲柔遠之虛

名深費國家之實力酌而處之既不卹其朝又從裁其賜楊雄似欠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處此吾故曰區處之難

劉勰曰東方難公孫楊惲酬會宗子雲答刘歆与太史公報任安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詞司馬遷再拜言少卿任安字足下。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怨也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謂被刑處穢。謂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言無知已者設欲脩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

子長救李陵自家不是書中強自分疏然悠揚反覆曲折豪宕赤慨西京

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隋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辱也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解以不致書之意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叙所以致書之故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因於獄涉旬月。迫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恐卒然不可為諱。言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死也言不荅書則少

擾故禍莫憯至存天下之豪雋哉言已不能自立不足薦士卻少卿推賢薦士之意書以一辱字為

（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音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叙已不能自立辭体辱親不足薦士）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耻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諫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同子參乘。爰（袁作）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

眼目昌黎法之送孟東野以一鳴字為眼目氣槩昂激若高漸離擊筑燕市中慷慨悲歌旁若無人

按僕頼先人至此矣言已不能自致功名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想胸中許多抑鬱故一寫若流

武帝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頼先人緒業。叙已不能自致功名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職。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禄。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向

從向者至尚何言哉又申言不足存士意

此本末句當管到受辱著書且与下文未易一二為俗人言雖為俗人言相喚應

者。僕嘗厠下大夫（太史令亦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言宿衛周密也）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侍中）。非素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

遷所論無可取者大都文過飾非曲為李陵地然其文跌蕩奇偉以如此之材而因言事之置腐刑誠可痛也

陵深入虜軍乃少年浮氣不量

懃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徒。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敘李陵兵間事）提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卬讀仰胡地高故曰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

彼已亡趙括之流耳而子長乃極口稱誉所以推已救陵之失

按后数日至悲夫悲夫叙己所以救陵与陵所以報漢意一應前文

自李陵俱居門下至此言出兵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上無不起直曾到此〕上無不起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貌〕之愚以為李陵素〔與上素字相應〕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與國士之風相應〕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摧破匈奴之兵〕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

勝敗屈折甚備
司馬遷自謂以
素行卜李陵故
其素所蓄積句
素与士大夫絶
以分非句兩素
字相應

運用事字相喚
應
按事未易至維
為俗人言也總
敍己所以不自
引決之意

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
塞睚音崖眦音寨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
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身非木石。徒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
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
家聲。而僕又佴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
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遷父

素所自樹立使然指僕之先以下言

歷指不辱受辱若以形己之極辱

為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祀之事故遷以為天子所戲弄直以倡優畜之為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謂着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鉄受辱剔毛髮謂髡也嬰金鉄謂鎖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

太史公作史記雖淂于足跡殆遍之后然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

太史公作周勃世家凡兩叙獄吏處多悲酸即是此意且載絳侯之言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与此篇見獄吏

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擊也）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此下歷舉古之不自引決者自解）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張敖趙主張耳之子因貫高等謀反捕王係獄）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頭槍地句千古猶令人傷悼歷舉古之不自引決者自解

文選注云言不能自裁早至云臧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槩此不亦遠乎知古乎

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田蚡怒灌夫劾灌夫罵坐不敬係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古勢字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已輕妻子故反

至此始說出本意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于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也

以上雜敘最後徑拿左丘明孫子者以其無目

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失去就之義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荊淮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

斷足為無用之人与腐刑同也

此書當与自叙參看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彼謂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変自是实事非太史公筆力杜撰不得也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著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托憤思于不才之詞）於無能之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天文地理）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言所以不自引決者志蓋在此）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同志之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太史公深以刑餘為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按且負下至末終言已不足荐士

此書大旨總是卻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為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下負忠義之郎而為臣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言語遇逢此禍。重為鄉黨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墳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及斯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邪。且從俗浮沉。與時俛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反教以推賢進士。毋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此提為向時策論之祖然今套矣要亦是大頭腦議論

怢忽忘也

鬱伊不得伸志也

綻紩也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故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

主意只在執權定制及隨与時推移句
八世三皇五帝也
今人亦謂寧學宣毋學文寧學舜毋學堯盖舜能誅四凶宣能將治實故也

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亦當參以霸政霸政則必重賞深罰以禦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

爲時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爲匈奴圍于平城陳平以奇計脱之○熊經鳥伸引導通氣之狀也○度紀猶延年上借養身爲喻末説馬喻治

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鞴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鞴車蘇鞬猶束也○鑾設於鑣

和談
於軾
此論因漢室衰坑宜嚴為整頓以救時之良策也蓋處
弱之後利用强時固宜如此若論萬時不易之理則自
有調停至當之法在
寔字子真崔駰之子也少沉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
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
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数十條名曰
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确當世稱之

二祖高光也四宗文武明章也六合上下四旁也鬼區遠夷也

典引 前段大煩不錄

班孟堅

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謂漢紹堯之常法而引伸之班固作此以光揚漢德故云云是篇作于永平十七年

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延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合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
不頤放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闡遺策在下
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
內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

還正即改正朔黜色即易服色賓監即制礼作楽之事○葸過慎也

祭天曰燔柴
祭地曰瘞埋
祭山曰皮懸
祭川曰浮沉
○来儀鳳也肉角麟也观魏闕名○緇衣皓質騶虞

德臣列辟。功君百王。崇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濟揚寓内。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懐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群神之化偹。是以来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

蓮蟬來鎵黃龍也三足神鳥也

恁思也旅陳也

降戾爰茲謂自古降而至

者哉。朝夕垌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鏊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趍。濟濟翼翼。峩峩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体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

今也 台大也 丕繇卜辭也 碩大也 律法也 亘終也 言誰能竟此道惟唐与漢々与摩而已

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唐哉皇哉

劉勰曰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体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遁詞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

辭貫圓通典引所歛雅有意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與

裔後人如衣之裔也勝妨也

肄斬而復生曰肄

堯眉八采舜目重瞳

答詁

王充

王充所著論衡數卷人有嘲之者乃作此以表已著書之意

王充閉門著書。或詁其學無所本。曰毋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而禹聖。瞍頑而舜神。或詁其書詭于俗。曰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人鄙。或咎其學非醇美。曰養實者不飾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落英。茂林多枯肄。或詁其辭不類古。曰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穆于耳。舜眉何必復八其采。禹目何必再重其瞳。或詁其所著之書過多。曰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

原憲敝廬安貧子貢結駟連衡
周之士貴秦之士賤

為大蠹藺疊疊稱其出緜熟者為多或詰其云何為而不仕曰顏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衢樂與夷共侶不貪與跖並趨或詰其著書與立功孰愈曰齊論象論而外夭何言哉周士秦士自分民之賢矣

王充所著之論衡蔡邕秘之於枕中戒以勿傳其可珍如此今觀其荅詰數語卓然不群蒼然有致

奇古之極瀰浪無比此記之外更有司馬季主碑讚云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淬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剛見神以觀六度顯明皆文之不可多得者讀此可見一斑

黃牛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淬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爲鬚鬢髮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

到末始露三功字以顯黃神

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少此亦卧龍之片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

劔戟齒牙。磥硊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脇舟人。駭怖失色。封羊釃酒。千載廟食。張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脇人求祭饗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鬬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洺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牵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洨中灘盡矣

[illegible]灘中[illegible]盡矣
[illegible]西下黃牛灘盡則[illegible]子灘
[illegible]川[illegible]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illegible]
[illegible]山上有[illegible]三[illegible]黃牛之神也[illegible]廟[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則出也
[illegible]人求祭[illegible]論也夜半入來[illegible]請[illegible]廟
[illegible]封羊[illegible]牛載廟食祭[illegible]以謂神[illegible]流之
[illegible]不可測[illegible]

片楮尺札殘言斷簡猶可想其耿介之氣縹緲若在雲霄上者誰謂關壽亭是將材者公素好左氏春秋故文亦奇邁高歟發氣襲人-語々是以大義責操

謝曹孟德　關羽

羽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貺。勸之存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俟三舍。意者亦欲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羽謝

又與曹孟德云。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猶獨立不詭其啞啞飛鳴。翱翔而後集。寧其志終小人下也。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斡旋漢號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沐高

一語可令曹瞞老子愧死九泉

真烈丈夫

義矣獨其兄弟哉瞻悚羽載復報曹孟德云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其之所敢知君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與張文遠云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為齊下士然且耻不帝秦職為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子且休矣

首引鄒衍齊女信而見疑貞而為戮隱隱自諷以為上書發端云

此言己出身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及淹繫州獄上此書自陳無罪景素見書即出之淹字文通嘗夜夢彩筆生花自是文章日進馳名當世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賤臣鄒衍也無罪遭讒六月飛霜見其冤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齊寡女被姑女誣告殺母女叩天大風擊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整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

微賤蒙上學恩可謂遇得其主及来謗忌之口

亟言恩未報而謗已行欲因不免上訴無門

士退不飾詩書以騖愚進不買名毅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扃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凝嚴扃禁指宮闕之地言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偷鳴盜淺術之餘鷄鳴狗盜門下客也三五賤技之末軍術云三為生五為死就三避五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賓佩荆卿黃金之賜荆軻受燕太子黃金為刺秦王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豫讓感智伯以國士相待力為報仇常欲結纓伏劍以謝萬一割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音鈌迹墜昭憲身陷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

其繫囚苦誠可仰天槌心繼太史公而泣血者也

此言直不疑第五倫嘗受謗周亞夫司馬遷亦入獄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下（嚴君平賣卜成都市得錢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講老子）臥於巖石之下。（鄭子真耕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功臣于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終軍請繫南越王）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同舍郎妄意直不疑盜金不疑即償之）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第五倫字伯魚取妻皆無父或譖其箠婦翁）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

已復何言哉
此言不能如
古人多隱居
以避謗毀然
使其罪當刑
真何可輕死
以遺誚

此方言王好
賢重士而已

爲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腐刑于蚕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閑關於東越。嚴子陵不仕漢光武招之遂隱于會稽仲蔚杜門於西秦。張仲蔚隱居蓬蒿沒人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景星醴泉而下官抱痛闔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

乃抱冤負屈所以不平而自鳴詞意懇切安王覽書而出之也

魂不愧於沈首雲公出獵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晏子諫景公掘其頭而厚葬之故云不愧沈首鵠亭之冤無恨於灰骨有女夜宿鵠亭為亭長所殺埋樓下周敞行部宿亭訪亭長而罪之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文通之文下筆生花今讀此書風力骨氣逼近兩漢殊不類六朝瑣靡之態論者咸訝其文多失于怨試觀其作恨賦中如云春草莫兮秋風驚琴瑟滅兮丘隴平云云莫非飲痛吞聲之詞毋亦為此書洩憤之意乎曰然

青紹謙集樂
飲莫豪會合
俱誇文武全
才其壯志誠
無人哉

此承上言其
豪放飲咏誠

與吳質書　　曹植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宏才博學為魏主曹丕所善乃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子建亦與之締好有素茲與之書中敘會晤并寫瀾悰而規諷蜿切可謂千古友誼非但文章出人已也

前日雖因常調。常會得為密坐。坐席雖讌飲彌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以喻文虎以喻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蕭何曹參文史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若人雖不見用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快意植自托也當此

氣吞六合凌八荒之作也

此承上叙燕飲方懽而離別旋生日反覆留情纏綣莫達衷愫

之時頹嵩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曜靈日也急節謂遷後速也面有過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面謂相見日也參商二星常不相見言相見如日影之過而甚速離別如參商之隔而多時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抑止也頓留也六龍日車羲和日御也惜光景之速思使日少留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日使之還却也濛汜日入處閉濛汜之會使日得而不入也然天之高遠實無由攀緣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

此言其接來說若復面晤以文章政事兩期並美河等擔當

此言朝歌乃墨子迴車之邑見不可不為之改音易響也

語柳楊存情箴規中度一

也復面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朝歌也言還朝歌當覓諸賢之作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憙事謂好事知文者小史佐史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貴耳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技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挌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墨翟不好樂而朝歌不好樂何為過之而迴車是彼有不知樂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

也。且跋轍易行。非良樂之御。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易民而治。非敖鄭之政。楚叔敖鄭子產皆不易民而治者頭足下勉之而已矣。
篇中叙審坐之憔燕飯之盛別遠會稀之意一種憐才好事風度溢於毫楷非七步成章之英姿安得有此語驚人也少年熟此下筆自不難膽氣逼人

樓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食于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地于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

東方朔畫像贊記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環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頡頏自縱貌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正諫若辟戟言董偃死罪三之類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詼調也諧和也潔其道而穢其跡。班固贊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贍多也倜儻博物。觸類多

劉歆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此贊貌其為人所以為佳

按外傳西王母指東方朔謂武帝曰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

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像知前事〕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計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于口。過耳而闇于心。〔闇疑作諳〕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跆籍猶踐踏〕出不休顯。〔人以得位為喜〕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真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方常也游心常教之外〕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養形神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

実被、此兒已三偷矣故世傳曼倩乃列仙也孝若并及之

為星辰。世以朔為太白星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来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湛父為樂陵郡守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謂湛来此省父也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廟也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此作描寫曼倩心迹其所稱賛不為過情文字玲瓏透徹鏗鏘乎有餘韻乃晉文之傑出者

史稱夏侯孝若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呼為連璧今觀此序亦足窺孝若之一斑

趙至與嵇蕃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友善及將遠適乃以書遺茂齊敘離別之情許多曲態末陳所志玩之更于于有聳壑昂霄之狀

別後至行路之艱難描寫閒關光景堪以入畫

按此謂行路之艱難非所

別後。離群遠逝。背榮讓。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托。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回風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

以懼根萌未爾牙淺弦急能無惧乎寥寥數言奈破亞態

此段文勢如良馬走阪嬌姬舞九令觀者目悸然非忠存大丈夫之憂樂者不能吐此激烈

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耳又北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傾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條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賴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翅翮摧屈自

雄談 龍嘯大野以下至悽離字宙凡五十二字字字皆挾風霜之氣項羽拔山之歌亦不多讓此段寫得離情悽慘即易水之歌不過點了

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以豐藻巧繪之辭發掀揭飛驤之思至敘別情大有關於友誼非陽關一曲留連之比也

胸中已吞吐六合而焉知其餘一句尤見幻視塵世之意
設言公子處士議論紛紜以為下裝明無思無慮以

酒德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晉任士也生而貌醜但志氣放曠不入尋常性嗜酒其妻勸其節飲反以天上之酒星自況每出登遊攜酒自隨使人荷鍤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酒德頌以示志焉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言志廣大也天地自開闢以來也萬期萬歲之期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操挈皆執也巵觚壺皆酒器也榼桼果有以備酒者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介大也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

下寫出酣酡之趣此時萬物都空又安知有富貴功名坏化而為

◎髯◎踑◎踞◎枕◎麴◎藉◎糟（踑踞展足箕據而坐也藉鋪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言隨已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螟蛉桑虫也蜾蠃即蜂虫也蜂虫無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矣言公子處士亦為我所化矣）

酒何以德頌毋抑神全志遺視彼沉溺于功名富貴覺醒者之納阱不如醉者之墜車則謂中有德也可謂酒中之德可頌也亦可

附白樂天酒功讚云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辭曰。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產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又東坡濁膠賦云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駮。

濡朝日之曒紅。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嬉白老。不頌德而言功。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糯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煥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得意忘味。至道之腴。

禊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

梁昭明太子以天朗氣清類秋景故不入文選子謂天氣晴朗春

蘭亭序

王羲之

時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王凝之渙之玄之獻之輩為曲水流觴詠詩送少王之蘭亭正共嗑詠所也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

稱皆有之以
暮春清明節
美氣清可也
信可樂也已
王言蘭亭景
物之善以下
極言死生之
更使人覽此
妄之終而意
愈無窮
絪縕當与春
風宴桃李園
可參看其追

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
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隨事遷。感慨係之。
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
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
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
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
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
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思高致若出
人之手

孫綽蘭亭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

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
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各
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按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敘曰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
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清
泉茂林。衆果竹百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
土窟其為娛目懽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

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往。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蘓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至交說盡世
俗之態雖詞
涉傷雅而理
固不遺言若
有激而義足
垂戒

四語寫盡交
態無一字不

廣絕交論

劉峻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等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
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西華冬月著葛衣披練裙
路逢峻峻泫然矜之
乃廣朱公叔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朱穆感時澆薄
變詐著絕交論
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
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
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悲。王陽登朝友人禹貢聞之而喜罕生且心同琴瑟。言
子皮死國子子產悲為悲知己也心同琴瑟則言香
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
蘭茝道合膠漆則

要點

此上俱明交不可絕因借四子之相得者申之

將說朱公絕交之是切先設雜說他不是處議論亦遙停客

志順塤篪言和順之至也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列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匠石見巧墁者鼻上有泥要匠石運斤成風斷之要盡而鼻不傷後巧墁者死匠石為之輟斤伯牙鼓琴意在于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式與張卲為友卲卒乃夢于式曰吾以是日死子豈能相及式乃服支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柩不進母撫之曰元伯豈有異耶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晝即至暝夜即達曙陶陶和樂貌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虎豹。蒙

客所謂數句言交情不一客不達變蓋聖人以下又言聖人隨時變化朱公叔得其意而著絕交論也至而為言句止此言盛衰不改節之交不可多得因論及叔世之交

有精爲。蒙客自謂猶云愚也請辯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黄帝游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得之求諫喻道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

利交兩字即下五交之總目。羅大經曰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去矣灌夫不負竇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趍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梁冀竇憲）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雞人古人以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出列鎮魯都賦流水車也後漢書曰車如流水馬如龍）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狥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荊軻為燕太子刺秦始皇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繍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卿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刘元城之事司馬公当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万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視勢交賄交者

陶朱公白圭程鄭罗裒皆家資巨萬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天下郭况家多金寶時人皆謂之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可分我餘光礼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徼澤也魚貫謂貪者騈頭相次于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雁鶩有餘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踴躍颯沓鱗萃言哆也求其養雁鶩之粟以為食也衒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居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陸賈拜太中大夫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声

觀此何如耶敘談交處究出戰國辯士風氣各絲毫未作

描寫公子王孫超閒之態真有信陵駕馭俠客氣象

籍甚部素游于東都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滯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蔡澤顩頤一頞滯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顩頤醜貌頞腦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王褒為碧雞頌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扳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懽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大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礼其論精矣余謂惟世俗操權衡秉纖纊一以氣勢為温凉宜不肖者之得行其私也悲哉

吴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嚭與吴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曲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谷風詩刺朋友相棄也斯則斷金由於湫溢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扶持翼佐而致榮貴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言人操執衡評纊綿揣量也言澆薄之輩皆執衡評勢之輕重持綿量氣之粗細若勢輕氣微惟行如顏冉有德如曾參史魚終不崇異之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

義同賈鬻四字即上文利交二字意

反復處更見情思甘苦疾徐得心應手

重錙銖纖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檮義南荊之跂扈東陵之巨猾莊蹻為盜跂扈於南楚盜跖為亂於東陵皆為甬窬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量其勢之輕重而後交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闤闠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反復迅若波

復揭出三釁名目以深鄙夫五交詞

到此方說入任昉風俗薄惡也路嶮巇讀之令人擲卷三歎

淵此則循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張耳陳餘蕭育朱博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王丹之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往慰之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爲檟楚楚即杖也近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首截至月旦敍任昉之好賢自是至徽烈敘任昉之感慨而士爭歸附及歿月截深悵其身沒未幾而諸孤流離曾莫有收卹之者于言耿介之

同鄭莊之好賢。曹植王粲許劭郭林宗田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材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許劭與漢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爲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轄。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人有賣良馬者立于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驥駕鹽車于虞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己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慕羊左之徽烈。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爲死友同之於楚

所以致絶

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于路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卒於楊川則梁之洛陽也德素宿草塵根徐儒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綿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也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諸孤謂昉子也 自昔把臂之英。張堪把朱暉臂 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衛之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飲畢而遂以璧成子不辭後衛乱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歸之也 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大行孟門。豈曰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

裳褁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劉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任昉字彦昇樂安博昌人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仕齊為竟陵王記室叅軍司徒長史武帝踐祚拜黄門侍郎掌著作出為義興大守轉御史中丞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

不欲以心為形役而竟今是昨非者殊為晨光熹微歎也

寫三徑中松菊而閒散遊息真如出岫

歸去來辭

陶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為彭澤縣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嘆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辭後劉裕移晋祚不復仕宋卒謚靖節晋處士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歸衡門屋宇也載則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昔蔣詡居開三逕潜亦慕之言三逕已就荒蕪惟松菊耳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

之雲知還之鳥

既歸田里便當明農而一洗塵襟有萬物静觀自得之妙

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郭先生妻曰以結駟列騎所居不過容膝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遠容膝亦可安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慕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意貌涓涓泉流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觸物興懷歎其昔行今止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

不以去留為心不以帝鄉為念而乘化樂天非見道安得此解

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者即京都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蔡宗兖有和歸去辭一篇文亦有瀟洒自得之趣如云耳黃鳥而庚曲面青山以開顔如云清琴素月獨寉孤舟聽菱歌于白浦憩松影于青丘寉與人而共語舟隨水而自流如云物會心而見性意觸物而成詩如云收野性于廣漠釋宦思之澌微等語幾可與陶相頡頏

筆洞生曰按元亮當此時劉裕将移晉祚自計區區一

縣令無能為也其不肯折腰向督郵者乃不可囬面向僞主也辭內所云問征夫以前路者蓋征夫指當時之仕於朝者問其前途之事為何如而典午之祚如帶如髮若晨光之希微矣不然而晨光何言恨也又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蓋言今日之帝鄉不知為晉耶為宋耶飄搖而不可期又為可昧心以富貴自願也又云懷良辰以孤往孤往兩字則隱隱識當時之祿仕者紛趨僞朝而罔知自守也昔人謂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一辭正謂其意趣之遠。關係之重。乃今之評文者。有曰此

蒿無切于實用但取其寄興高遠丰度飄逸可為學者
游息諷咏之助殆不知陶公因而不知文嘗題元亮歸
去圖云先生本是山中人誰遣作吏隨風塵督郵迎送
亦嘗事浩然歸興淩秋旻孤懷每感孔明漢一咏漫及
荆軻秦北牕午夢入寥廓南山秋色争嶙峋昨非今是
公自道門前五柳年年春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
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
五柳樹因號為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

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晋書陶渊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爲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

此傳即先生自述試把先生行狀與此傳相印証無一字不相似

陶淵明以酒自娛故其敘五柳先生嗜酒處輒津津置喙敘之從詳賛中亦不

五柳先生傳 并賛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賛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脫銜觴字

作網
為晋

淵明原是無意為文只是自陶寫已志故其氣味自是一片清空腔子內流出無論六朝脂粉置之下風即先秦兩漢之文工不如其拙濃不如其淡實不如其空修不如其短細不如其粗又曰令他人自作傳必歷敘其生平出處然後及于居宅五柳此便是汲汲欲自見意思元亮不紀事蹟并不著姓名只敘其一段瀟曠自適之襟懷是不為利不為功并不為名嗚呼惟已有五柳先生之傳是以人有晉處士之稱惟生有五柳先生之傳是以沒有晉處士之稱

先言鍾山為隱島而士之隱于此者真有芥盻千金屣脫萬乘之襟期

此承上言隱未幾而心馳仕徑俱未說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博學有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此後應詔出為海塩令欲再適北山孔德璋乃假山靈之意作文移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倦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薪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

入寔事却文之有步驟者
此方入周子儔學隱寫其始至之時誘松桂欺雲壑即巢父許由務光涓子亦不足與之共擬高風

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始終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揚朱也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白乍廻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子平仲氏既往。仲長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顒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歟闔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来求之則亦不可得者也習隱南郭。莊子南國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言顒盜名草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

此言其詔聘一到便馳情後志不勝奔競俗狀凡其留神簿書俱有仕宦心情

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譚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河而自匿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餌水隱於岩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書鶴頭帶書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青媚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倥偬苦也

評言其既出之後山靈寂寞寫景寫情無限惆悵

王介甫誦此文最喜孤霞明月四語余以為秋桂春蘿語亦堪入

(窮困也不暇給也偬俗作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有異遷京輔都尉)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螟不入境)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清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音標)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寒蘭佩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

此方結出山靈通客正意文之最膾炙人口者

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慙乃周子之愧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西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馳東皋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宮門也言其高大巍巍也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薜荔香草也說文四滿而下根可為叢蒙恥無恥也碧嶺再辱丹崖重滓毀也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遊躅於蕙路污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已以為污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音彖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潁怒魄或飛柯枝柯也以折輪乍低枝而掃

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盖謂周顒也

此等文字活潑若畫工描景真切若美人傳情真堪絕倒一世中如高霞孤映四語并秋桂遣風二句自是爭妍工緻色色動人至句法遒勁詞氣飄逸讀之令人兩腋風生

昔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猨鶴到京華。故山岩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藉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卧

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意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是矣。入而忘自笑。惟文公卷舒隨時。千古無議。

杜少陵詩有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即是觀之。瓦盆盛酒。與銀瓶玉盃。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乃今人何必醜隱而榮仕。又何必圖仕而易隱。讀北山移文。當爲汗背。

首言人君雖樂不過佚遊而已語有隱指

此言二君亦自享其樂而不与民共寓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融字元長瑯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才為中書郎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勑融為序非獨為太祖篤景且寓諷諫微旨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鈞天乃天帝樂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氣元氣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老子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黄帝聞道於襄城之野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元善也謂體善則大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然窅眇寂寥其獨遠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帝啟有馬號兩龍乘游于璿臺之上以享諸侯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周穆

徵歲意

則言其徙齋而有天位如度邑遷鄂哉語篤其勝跡如畫

麗若春花燦爛絢華令人目賞而神芬

王名滿乘八駿以游行天下如舜馬行貌瑤水瑤池也穆王游崑崙山見西王母宴于瑤池之上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齋之握機創歷。改正朔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献期。祥瑞見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堯得舜贈以昭華之玉天錫禹玄珪判曰延喜之玉言二寶皆在齋華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鄂息大垌之懟。周書丘或為范武王克商將度邑自鹿丘而嘆成湯即天子立遷九鄂於亳都至大垌而有懟德鹿丘大垌並地名歎與懟皆為以臣伐君也此言齋受宋禪而非征伐紹清和於帝歆。聯顯懿於王表。騤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駿發爾私又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高明之德啟發其禎祥安定之道堅固其基業皇帝齋武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此言其為天下君宜有德化以普濟萬方雖稱頌中微露箴規語

有規矩有骨与方駕六朝未可以五代中求之也

下武詩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龍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神理猶神道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景炤也書曰柔遠能迩柔安也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邵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氷而負重也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靈圖天子位也孟門山名儲后太子膺哲在躬誕善居質內積茹順外發英華斧藻主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

此言儲君英俊堪為承天真主更得蓋羣輔翼德澤旁施叡名遠羣生龍贊揚

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漢書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文王為太子朝王季日三必問於內豎安否○虎闈教國子之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齒胄言與公卿之子序齒也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茂族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昌姬謂文王漢火德故稱炎元宰比肩於尚父。元宰謂宰相之德與大公比肩中鉉繼踵乎周南鉉鼎耳喻三公位也易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故云中鉉周南周公也分陝流勿翦之歎。周公召公分陝界而治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第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

此段二句揔
鎖上以起下
见行俗美且
賢才盡已登
庸而無遺逸
于野故有司
皆得其人噫
与盛矣哉

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求託目盲不仕及述誅滌盥引
鏡自照曰時清目明○光致天下諫許由巢父聞之臨水
洗耳沈冥之怨既袪邁軸之疾已消。嚴君平常病不仕沈冥而死詩考槃在陸碩人
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邁軸病也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
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
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每歲氣盈六月朔虛六月靈臺觀懸象之也書笏
珥彤紀言事于仙室。仙室即藏室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褰帷斷裳危
冠空履之吏。漢賈悰為冀州刺史命御者褰去車帷以遠視遠聽○朱傳為瑯琊太守俗多舒緩衣長
不中節廣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于事○危冠空履言廉也空當作穿飄搖武猛扛兕揭
旗之士。霍去病為飄姚校尉桯當作姚丁白為武猛校尉扛兕揭旗言勇也勤恤民隱糾逖

此言風化大行國無不仁而若少各得其所已見中華休明景象日外夷向順來享來王琛書充盈而車騎可以不用

王應射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隊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堯時風伯為害堯使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墉墻也隧隧道也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說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皓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方之賦善方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忘餘皆遠方之寶紈牛牛小露犬能飛食虎豹之玩乘黃茲白之駟乘黃似狐背有兩角茲白若馬盈衍儲邸充牣郊虞盈衍充牣皆滿也儲邸猶府藪郊虞即澤虞掌山澤之官匭匭音軌櫝相尋鞮譯無曠匭櫝以盛章奏也相尋貢獻不絕也周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譯傳四夷之語而宜之若一

此方言符瑞並至為太平之象信可以優遊悅預乃見曲水詩序之本旨

春暮奇葩自當轉睞不暇

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解朝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暢轂埋轔轔之
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埋卷言皆不用四方無拂五戎不距無拂不距言歸
服偃華辭軒銷金罷刄金刄之兵器皆銷罷不用天瑞降地符升澤馬
來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器車出禮記山出器車紫脫華朱英秀紫脫
朱英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佞枝植黃帝時屈軼生於階佞人入則指之故曰佞枝曆草孳堯時
蓂莢生于階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月小則餘一葉觀此以知日曆故云曆草雲潤星輝風
揚月至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士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月
至月行以度至也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
三王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八九謂七十二君功既成矣世既貞

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與。

此文初讀之豐華奪月音調括耳皆以為紀勝之詞及潛玩深維覺其鋪敘三代援引典實寓規於頌儘有忠蓋遺風至於藻雅駢麗又堪與六朝並驅詞苑

先言戰塲為生民肝腦塗地之所故英魂不散而為鬼哭也

此言戍卒死于戰塲者在齊魏則為力役之征在荊韓則為召募

弔古戰塲文

李華

古戰塲未紀在何處大約邊徼荒沙之地此文前段曰文教失宣結末曰守在四夷非但悲民生實以規主德且詞意悽慘讀之令人神悸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敻遠也）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塲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以財召兵）萬里奔走連年暴露（言暴露於日而宿于路之中）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濶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意不滿也）誰訴秦漢

之卒皆左文右武使然也

此寫出兩軍對壘俱是甏生炙于鋒鏑之下古詩所云請君莫說封侯話一將功成萬骨枯其此之之謂乎

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楚子重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漆甲成組文練袍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矢本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踟躕行不進之貌繒纊無溫繒帛之粗者纊絮之細者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軍裝竹物雜用而載之曰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都尉

鼓衰力盡一段盡出戰場中情景令人如見而以周秦究一大公案

軍門之官也本朝有駙馬都尉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宋端宗景炎三年遷于崖山造軍屋千餘間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此有大星南流墮海小星千餘隨之次夜舟于港口颶風大作舟楫破壞士卒溺死屍流填塞巨港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牧李牧趙之良將也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

誰無父母以下数語又如詩所云可憐河邊無定骨猶作春閨夢裏人是也

数句有千斤氣力言只用守不用戰也

大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左傳入而振旅出而飲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殷注朱血色赤則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柰何守在四夷

讀此文者止知其意慘辭悲令人心動而不知其行文之妙在前段云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束云守在四夷守者正仁義之用也王道也文教也武臣用奇則有戰戰則有民生流離之慘文教苟宣則有守守則有策勳飲至之樂說用武之害而以文教形言弔戰場而以守四夷歸束乃此篇祕處

君戒一

臣戒二以後全是儆臣

兵權爵賞戒三

刑法枚荒戒四數個不可

政事堂記

李華

未詳政事堂主于何處第華之此文千古規箴處處可傳可誦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

字說得烈氣逼人

此舉賢相力量之正者以及于不賢專恣之罪直是大戒凜凜○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狄梁公止武后復廬陵王位○前既惧以當時之法

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開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遠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爕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

削書行文敘述藤騰之弊劈頭即以法言寫出用成一

未復惧以青史之名不惟天義森肅而文氣亦光芒

片鉄石之語句句有斤兩字字有鉄鉞昔之登斯堂者凜凜毛骨當竦今而誦斯文也亦如登斯堂當凜凜毛骨亦竦。

嘗謂文章可示千古之戒者即當垂千古文章可箴一心之靈者即當銘一心今之有政事者不知亦心此文否。

開口即以唐堯許由相須有成而仍歸重許由身上議論何等正大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祖此

按此謂丹朱分明不以天位為樂故托之縱恣与許由齊軌不惟說得許由最

許由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循唐。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宰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昔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

焉且田互潸
月朱甚好陽
明先生象祠
記得此机軸

妙論

把神功寿宅
當道文武八
字說得員々
活々翔見之
譚

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莽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趋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岳。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列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

一篇跌宕議論必極盡其搜緊而後足此二段彈意形容真能廣頌起

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往矣，誰能宗見寮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為聖人之太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来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徐自溟曰：論者皆以巢由與堯舜之揖讓反，夷齊與湯武之征誅反，似兩不並行之道。予謂有堯舜正不可無巢由一許人，不有巢由，則千古且執揖讓為可授可受之事；有湯武正不可無夷齊一許人，不有夷齊，則千古且執征誅為可臣可君之事。迹雖相反，道寔可以相成

若潁水若西山乃所以重二帝三王之宇宙乃所以留
天下萬世之宇宙

首叙疆域所在分野于天區別于地水遶江湖州跨連越而物華天寶聯最見氣宇軒昂非尋常口吻所能及也

滕王閣序并詩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咸淳二年閻伯嶼為洪州牧大宴于此宿命其壻為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輙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懽而罷勃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為博士因作鬪雞檄文高宗怒謫有交趾之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過鍾陵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洪都舊隆興府星分翼軫。二星楚分野地接衡廬。音閭衡山峙立於西南廬山近聯於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者荊江在荊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此據其上流如衣之襟五湖者太湖在蘓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據其中若帶之垂控蠻荊而引甌越。荊楚本南蠻之區此則控扼之閩越連東甌之境此則接

此用臺隍二語承上接下脈絡融貫毫無斧鑿痕漸叙出閻公宇文並寫景色勝友高朋皆是詞宗武庫文名流

引之謂其往來道路所通

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豐城有劍曰干將曰莫邪其龍文光彩直射于牛斗二星之間雷煥得之張華分其一焉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穉字孺子洪州之偉人也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之

雄州霧列雄壯鬱葱之氣如氤氳之霧浮列于上

俊彩星馳俊拔光彩之人物如星之環拱以奔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臺亭臺隍城下也以前枕物曰枕夷謂正南荊楚之方夏謂東南楊州之地州之亭臺城隍實枕藉于此夷夏之交

賓主盡東南之美賓謂賓客僚屬主謂本州之都督也時宴于此閣者皆東南人物之美者焉

都督閻公之雅望閻公即伯嶼也時為洪州刺史乃都督之任雅正之聞望昭昭在人

棨音啓**戟遥臨**棨戟者有衣之戟郡守之儀制遥遠而臨于洪州

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鈞新除澧州牧道經于此有懿美之儀範

襜帷暫駐襜帷蓋坐車馬者蔽前曰襜在旁曰帷猶幔之垂也其行

此方叙已相逢之時乃九月三秋佳節行見寒潭清暮山紫諸如島嶼瀠迴岡峦体势皆寫出秋光色色如在目前

(人之儀時亦暫止于此而同宴飲為)**十旬休暇**(時九月登高若十曷而休息以暇者)**勝友如雲**(名勝之儒友如雲之會集)**千里逢迎**(客有自千里而来相逢以歡迎者)**高朋滿座**(高尚之朋倚森然而滿座)**騰蛟起鳳**(蛟氣之騰光彩奪目鳳毛之起文彩耀空)**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武庫無所不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區**(勃父名福畤為交趾令勃往省爲過于洪州故曰路出名州之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勃自稱童子曰我何所知親逢勝會餞送之礼)**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儼望也驂騑馬行不上謂賓主所来之多也)**訪風景於崇阿**(阿大陵也)**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昔為高祖之子故稱帝子)**得仙人之舊舘**(閣之左右舊舘猶今皇華舘之類仙人必有所指)**層巒聳翠上出重**

中述景象一筆呵成渾如一幅画圖至落霞秋水二語尤巧奪天工至今猶膾炙人口後人又欲去与字共字更甚蒼老亦綠竹凌樽朱光照華

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音符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披開也門屏曰闥者俯雕甍音朋屋棟曰甍者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音祝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撲地猶沸地也大家將食必鳴鐘為號皆列鼎而食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舸大船艦戰船迷塞水津皆彩畫青雀水馬黃龍灵物軸船也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虹氣銷而雨霽新光彩徹而雲衢現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自天而下孤鶩自下而上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鄱陽湖也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衡山之南有一峯名回雁峯雁不過此遥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意其用淇

讀亦只堪把玩用無限悲来二句轉入感慨不遇寺意有懷見帝之思最見抱負因想馮唐李廣賈誼梁鴻諸人俱寓無窮嗟嘆文思婉切動人

淇緑竹事以美闡公之德也○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乃曹操興王之地陳思王詩朱華参緑池○臨川今撫州王羲之善書嘗為臨川內史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并○賢主嘉賓○窮睇眄○音弟面於中天○睇小視眄斜視窮極觀覽於中天之上下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漢明帝故事日近長安遠指吳會於雲間○蘓州吳會若在于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如賈誼奉宣室之問可在何時漢賈誼謫長沙王大傅後召至宣室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輦過即署與論將帥拜為車騎都尉武帝時不能官矣

己上惆悵不遇之思叢挫悲愴此用安貧知命二句轉入一意如報國之心窮途之哭又見磊落不羈之懷

李廣難封。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為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絳灌屈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非無文帝之聖明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佞臣毀梁鴻逐之于北海豈無魏武帝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志苟不貪雖酌吳隱之之貪泉自覺亦爽處涸轍以猶懽身被讒黜如魚處莊周乾涸轍跡之內而猶懽悅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漢馮異曰始雖垂翅迴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為合浦大守性行高潔空懷報國之心亦不見惟擢阮籍猖狂晉阮籍率意獨駕入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是猖狂也豈效窮途之哭勃之心謂吾豈效之勃三尺微命

至此方自陳其槩請纓投筆之語志氣已見出人至撫凌雲奏流水又隱寓攀援之思血脈相承生氣活動

詰咏嘆收拾詞有盡而意無窮讀至此

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頌願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勑謂無路請纓於朝比終軍年之弱冠也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為將軍勑謂有志懷班超投筆景慕宗慤破浪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為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于庭階耳勑謂慚非謝家寶樹之美也接孟氏之芳鄰。孟母三遷為子擇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遂顯勑言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宴集之地今已往矣梓澤坵墟。梓澤石崇之金谷園也今已荒廢坵墟臨別

便覺神旺

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
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韓愈曰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
第一有瑰瑋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
文辭益欲以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至州之七月御史中丞王

公新是閣命愈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施焉

此序有四長一長於長大形勢二長於体狀景物三長於頓挫言辭四長於賦詩而未免有三短全用四六騈儷一短也中間語意重復二短也鋪敘無倫自敘太多三短也其所以為唐文之三變歟

胥數眹特叙所以伸于知已之意儀天以下致封頌語一頌其基派不凡次頌其才學高邁三頌其爵位顯崇四頌其識度宏遠五頌其荐舉無私六頌其虚懷礼善

上司列太常伯啟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寔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故彫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穀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誘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雲隆王輔之精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

韓詩外傳謂孔子登泰山之巔望見閶閶門外有白馬繫者引顏回問焉回曰見之若一匹練也此聯其舉才無私為下六荐已張本水鏡一聯喻其公而明字眼安頓得好

連。牛。垂秋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辨河飛箭。激牛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暖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既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爍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風變諧元氣含暉禮樂皎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于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慙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盧敏罕窺

曁下自叙末有冀其荐拔之意

莊子子貢見滑畦者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不如桔槔一日可浸百

其術。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叙。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重宣於祭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墻。其蓬廬布衣。乗樞常帶。自弱齡植操。本謝嚴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為士。王庭希于禄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禄。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叢藏。進殊巧宦。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爲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幽迹於渭濱。抱甕灌園。絶心機於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與覩

畦且甚迭治畦者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所不為也

此末望其頌盼有希恩篇報意思氣雖斷削而詞猶儁

烏兎光華。嵩山動萬歳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欲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之賦。於是獨來篳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頤徒有献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為容於左右。明公唯裂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逾於仙鹿。片言之事。魚目軼於靈鼉。庶望顧兎羅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澤於堯雲。則繪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膳後之豕。翻化龜於象津。拜伏堦墀。增其氷谷。謹啟

其上兗州啟云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

此叙其胸中之宏富文江學海二語奇艷襲人
此頌其礼士之降取善之懇

凝穆風穀於智府。研機千篋。探賾九流。縟翠蕚於詞林。綷鮮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瀲以韜霞。學海鶩瀾。綴珠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園之駿奔。蕪包流畧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頤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沙泥。許明公於一鶚。

之陸而
此須其
鶚參入
李涉二諸書
之兆富文江
此餘其陶中

此啓無多字而有餘思精練工緻特其餘耳

字句爭奇

鸞失其雄以鏡照之見影則舞

宓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

魯恭宰中牟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其啓往者聞歙薛邑。賞彈鋏於馮諼。佇駕夷門。揖抱關於侯子。侯子侯嬴也為夷門監門吏公子無忌召客侯嬴而虛左駕自迎之為上客豈惟成風之斷。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志合者蓬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公儀天峙。構象基控射牛之峰。浸地闢源。鶩濤疏釣鼇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捲金許以霞褰。三王十公。罩袁楊而嶽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老子云治天下如烹小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冷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感德有鄰。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扈輴軒以觀風。

爲雉剔皆令尹也故用之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時子產在晉對曰鯀殛鯀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其蒲石摘遷。穀鄉蓬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攀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公頤盼成飾。咳唾為息。庶微潤於江波。冀求免於鄰燭。使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言得如鳳鳴之棲也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言如泗濱之磬石可以協黃鍾樂中之用也敢布心也。詎能望為。謹啓

其上齊州張司馬啓云。公飛英鳳穴。藻五色以疑華。顏耀龍泉。涵九重而毓潤。風情疎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氷清之槩。若乃性符神授。道擅生知。控三端於情峰。朝九流於學海。慱聞強記。辨晉國之黃熊。將聖

多能識吴門之白馬言泉漱迴鶩瀑布以飛瀾文江澄
清含濯錦而翻浪欝櫰市以增茂穆蘭室以流芳於是
翔鱣應符觀光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摶羊角以垂
天展驥足而騰景翼贰藩邸紹敬祖之清廉光賛外臺
陳君田之亮貞推公平而折獄喋鼠謝其嚴明擁端慧
而行仁化鮀懸其智勇加以清規日舉湛虛照於氷壺
玄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讜光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
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碩榮於南金其疾抱支
離材均臃腫進不能擢蘭分竹綰銀黄於銀臺退不能

求淵晋為盟主其或若未之祀也乎晋侯祀之而疾愈

漢楊震見雀銜三鱣門人曰先生從此升矣鱣三公象也

漢張湯兒時鼠竊其肉捕鼠為文磔之文視其詞

惟老吏不如
尹鶚賞之

絶粒茹芝錬金丹于地肺而出没風塵之内淪漂名利之間游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琬然獨處者一紀于茲矣

寫出秋景令人兩腋風生而一段兩叙摸來洋々拮耳

就當時宴景獨出妍媚有種而映水封泥亦尤見錦

冐雨尋菊序

駱賓王

駱賓王唐才子也與盧照鄰楊炯王勃共稱四傑而賓王尤擅四六此序乃八月日与諸賢讌集雨中摘菊遂作此序以紀勝遊秋色兩意寫出如畫而尋菊與趣尤見芳韻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辭廛成契。冐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雁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晋襄陽習家有名園山簡為守時載酒往遊其間 岸葉低松。直汎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柳折巾子書閣。漢郭泰行遇雨巾折其角人因效之為折角巾 行閱飄颻。挹雅步於琴臺。蜀中有司馬相如琴臺雅步猶言芳躅也 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科斗書之始作者古無紙筆以漆書

總續口

墜白花落紫蒂皆雨中景邈而金谷玉山對偶天然

字于竹簡上始濃大而後纖小似科斗初生之形孔安國得尚書于壁中皆科斗書科斗即蝦蟆初生者手文所謂漆書壁經是也競落文。河筆下鮫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濕印龜之岍。泛蘭英於戶牖。應接雞談。下木葉於中廚。池烹野雁。莊子客至家有二雁烹其不鳴者墜白花於濕桂。落紫蒂於踈藤。皆言雨景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晉石崇字季倫有園名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于玉山。無慚叔夜云。晉衛玠稱稽康丰神之美云叔夜如玉山照人也叔夜康之字

四六駢驪無出唐駱賓王右而此篇寫景寫情尤見逼真文中畫亦畫中文也

先叙武氏曾為太宗才人高宗立以為后是陷聚麀之誚甚矣色荒之為蠱人主每不自覺矣

次數其罪惡狎邪僻以継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武后稱制號曰則天廢其子為盧陵王欲立侄武三思為嗣竊竊神器反唐為周中外切齒天人共憤駱賓王懷不平之志欲偕徐敬業共誅武后以迎廬陵王匡扶唐祚故為檄傳天下倡義興兵云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武后初為太宗才人及太宗賓天后出為尼高宗見而悅之號為長髮尼聘入後宮立為武昭儀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后許張昌宗易之等淫穢外揚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文選云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礼記云禽獸無礼故父子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

其淫肆殺戮
以逞其暴且
欲盜據天位
神人共憤

此慨世之忠
臣誰奮倡義
之戈天降妖
孽寔萌亡國
之兆

殘宮忠良。殺姊屠兄。殺兄惟良弒君鴆母。毒害蕭妃于甕中人神之所
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
幽之於別宮。天后廢其子徙之于房州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如周興來俊臣
張昌宗易之之輩嗚呼。霍子孟之不作。霍光受顧命擁立少帝而漢業定朱虛侯
之已亡。呂后時欲滅劉朱虛入衛北軍左視而盡誅諸呂氏全鷰啄皇孫。知漢祚之
將盡。皇孫即漢昭帝也時巫蠱告變丙吉護皇孫于獄中龍漦帝后。周幽時龍漦于庭褒姒應生後
用婦鋒实亡其國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
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在安稷。因天下之

首叙巳累世承恩重悲国稱因人心以奉義旗志在除妖氛以安社稷凡寫出威風神掃所向無敵

此激人以同心勤王無負先帝之重托更以禍福顯示结語猶其

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鉄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武王泰誓蕭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也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

激烈自號鼓動英雄

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歷暴武氏罪惡以女統男反唐為周誠綱目以来數千年所未有也賓王為敬業作檄鼓舞忠義掃除妖氛詞嚴義正宇宙僅見文章武后見其文而稱其才歸咎宰相事雖不克而殺氣已浩然垂兩間尚論君子未可以成敗律英雄

管仲樂毅春秋時人衛青霍去病漢時大將

莞庫之士畢品也

莊子吾喪我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程將軍程元假也此書有感其薦拔知己之意

昨見武郎將倫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材。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伸莞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美輿自旌賁之晨。即逢聖明之曆。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氏之憲。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為仁由己。喪

文云無用之為用
倕般巧人也
伯樂善相馬
漢元帝聚文士于鴻都門觀
宣帝圖功臣于麒麟閣○
牙即姜子牙
燕昭王欲求賢郭隗曰請

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倕般無所措其鈎繩。其於駕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制。君佚緝雍熙之道。曲垂提奬。廣借遊談。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盻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屈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鉛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

隗始昔人以千金買駿馬骨者而駿馬隨至

惠子與莊子相知

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則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為行己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纏。風期有限。其尚期辭滿。倘乏孤舟。萬里烟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懽。嗟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沾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再拜

感戴處綽有餘情。自負處雖有卓見。愴別處婉有遐思

唐文四大家當以賓王為第一

賓王答員半千書云幽真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大玄之門悟軒冕是倘來知榮華非力致此見道語也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岩春草王孫遊乎不歸此筌情語也美哉賓王何其筆性

先將夜遊意寫出古人及時行樂以為發端

次用一況字推衍到春字上點綴芳晨如画

坐花醉月又在夜宴上傳神賦詩罰酒如画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此序乃李太白夜宴作也生意活潑全在桃李園中點綴而神情尤在春夜中會悟出來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客舍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日月如流行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即天地假加也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惠連。謝靈運之弟曰惠連吾人詠謌。獨慚康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譚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澤崇嘗与賓客大飲園中賦詩

飛景可娟

不成者罰
酒三觴

太白豪放中人世誦其文俱稱為放膽語細玩此作悟浮生無幾欲與物皆春良朋共樂有洛沂風雩童冠味歸之景趣種種是悟道名言在在是超世高情詞有盡而意味無窮讀之令人翩翩欲生非小心能有此一字一珠乎誠可謂以謫仙神骨吐謫仙風懷自成一段謫仙文字也

羅大經曰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及與韓荊州書大都衒玉求售自為己地社稷蒼

與韓荊州書

李太白

（韓朝宗為荊州刺史人景慕之太白欲以文章自見乃作書上之其頌韓公處不免有諛辭）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荊州刺史韓朝宗也）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收美名定聲價）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生曾不繫其心齊其視壯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然徒錄其文詞揚東山亦謂此書為太白得意之文

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皆至楚定從于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人皆以為上客也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心志實大皆王公大夫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平昔心事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筆端可以補造化之不及學究天人學問可以察天人之隱微幸頤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温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

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在側歎其才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文章命脉人物之權衡察人物之輕重一經品題一得荊州之品藻便作佳士即為名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後皆諛辭勿載且語氣亦猶

東坡作李太白碑陰記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

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于齊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